

## 重阳寻幽日

魏金龙

心思既萌，胸中便似有春潮暗涌。恰逢重九，晨光初透时，我推开积压案头的报表、资料，独自往城西的大蜀山走去。这山，原是不能与名山那些云缠雾绕、气势巍峨的峰峦相提并论的。它只是慵懒地伏在天地交界处，若巨兽脊背上一段温驯的弧度，姑且容人暂离市井纷扰。

石阶旁，人影三三两两，皆是借此佳节，来同深秋“约会”。岩隙间的野菊，自生自长的，星星点点，绽得随性而野气，色泽亦是天工染就的，靛青、蟹黄、月白，如碎玉撒在青苔上，反比园圃里的更多几分天真意趣。我蹲身细看，那清香原是极幽微的，经晨露浸润，竟在鼻端缠绵不去。但这清韵，到底不是旧时相识。

往事里盘桓的，是另一种更炽烈的草木气息，那该是艾蒿。童年在家乡，重九采艾是极庄严的仪式。启明星尚在天际闪烁，外婆

便往我们腕上缚五色丝线绞成的艾草环。那气味辛辣中带着甘芳，缭绕在袖底襟前，传说可祛除百病。我们随外公，踩着露水浸湿的羊肠小道往山上走。

登临绝顶时，云海翻涌，将整座山峦托举在天宇之间。外公总会驻足良久，望群山如浪，阡陌如织。当年不解他眉宇间的风云变幻，只顾着采摘岩边的野果。如今才懂得，他凝视的何止是风景，分明是跌宕人生在天地间投下的倒影。乡人说登高可“转运”，但在那样澄澈的秋空下，在那般巍峨的峰巅，我心中充盈的，唯有翱翔九霄的自在，与对造化神奇的初醒。

“九日龙山饮，黄花笑逐臣。”忽然忆起李白的诗句。先人何等旷达，敢将秋光酿作杯中物，痛饮山河。而我站在人生半途，既失了童稚的纯粹欣悦，又修不来古人的疏狂意气，倒成了卡在石缝里的旅人，进退皆非。那“遍

插茱萸少一人”的苍凉，从前只当是韵书里的感叹，而今夜半梦回，竟成了扎在胸口的芒刺。逝去的岂止是年华？是整个烟消云散的年代，是血脉里流淌的乡土情谊，是顺应天时的古老智慧。我们这辈人，斩断牵绊闯入流光溢彩的城池，却把那份与天地同呼吸的安然，遗落在炊烟升起的地方。

忽有钟声自远方传来，惊破沉思。举目但见夕晖将层林尽染，远山如黛，渐渐融进苍茫暮色。归去的游人提着装满野菊的竹篮，说笑声惊起寒鸦数点。我转身踏上返程，步履竟比来时更显蹒跚。城中万家灯火渐次绽放，恍若九天银河倾泻人间，璀璨中却透着难言的疏离。探手入怀，只触到微凉玉佩，没有半缕艾草清香，唯余袖中满载的寒雾。

这个重阳，便如此交代了。明日，是否还存着这般心绪，再来访此孤寂的山峰？估计不会了吧！

## 旅行

汪琮

我喜欢旅行。

凡是凝固了的时光，都属于过往。哪怕那梦再美，那歌再甜，那回忆再绵长。太沉的眷恋便成了一把锈锁，锁住的不止是门窗，还有远方。

怎么能不喜欢旅行呢？没听过雪山的吟唱，真是遗憾；听了雪山的吟唱，没听过草原的长调，依然遗憾；听了草原的长调，没听过雨林的私语，仍旧遗憾；听了雨林的私语，没听过海洋的咏叹，还是遗憾。天地间有永恒的旋律，我有不倦的耳朵。

我当然明白，雪山有严寒，草原有孤寂，雨林有泥泞，海洋有暗涌。即便如此，我依然向往。打破既定的节奏便是另一种乐章，一种属于追寻者的乐章。真感激，我心还未蒙尘。即便蒙了尘又如何，不是有清泉可以洗心吗？

于是，我想向雪山学习纯净，想向草原学习包容，想向雨林学习丰盛，想向海洋学习深邃。我想学着谱写一首生命的交响。

路能走多远？这事不要问行囊要问初心；梦能做多深？这题不要问年月要问热忱。于是，我愿用生命的烛火点燃不灭的向往。不是为了抵达某个终点，而是为了守护那团火焰。火焰燃得明亮，是馈赠；火焰摇曳不定，生命也会因这漫夜的星火微光显得辽阔而动人。

在我看来，这便是“不虚此生，不负年华！”

## 围炉夜话

王响亮

眼下是十月，冬天还没到呢，父亲便接连打来电话：“今年春节回家吧？我把炉子升起来，给你爷俩烤火。”

想起去年春节，带着女儿回老家过年，车子驶进村庄时，山道上的霜还没化尽，老屋烟囱飘着青烟，像在招手。

邻居扛着柴捆路过，笑呵呵地对我说：“回来陪你爷俩烤火啦？”我应着，听见他们低语：“这小子没忘根。”脸上顿时烧起来，我哪里是回来陪伴，分明是父亲用一窑炭换来的。

傍晚，父亲忙不迭生起地炉，紫砂壶咕嘟咕嘟冒着白气。他挑出最旺的栗木炭，火苗蹿成橘色的花。“今年特意打了松针炭，烧起来有香味。”他搓着手，像展示珍宝的孩子。女儿却蹙着眉：“爷爷，你家怎么还烧明火呀？我们有地暖，恒温二十度呢。”父亲举火钳的手顿了顿。我瞪女儿一眼：“松木炭比暖气舒服多了。”夜里父亲执意要加炭，火星噼啪作响。“明天就回吧，别委屈了孩子。”他拨弄着炭块，火光在皱纹里跳跃。

我掀开毛毯，搬来小凳紧挨炉子坐下。父亲眼睛一亮，忙翻出铁网架：“正好烤红薯！”父亲一边用火钳翻动着红薯，一边讲起前村的铁匠老陈，在我印象中，他特别厉害，能徒手捏出最薄的犁头。“前天凌晨走的，烤着烤着火，头一歪就没了。”他往炉里添了新炭。

“人啊。”父亲轻叹。

“人啊。”我跟着重复。忽然惊觉，这样围炉相守的夜，在我的人生里竟已屈指可数。

红薯的香气在屋内渐渐弥漫开来，父亲孩子般吹着手：“快吃，趁热吃，香！”火光映得他白发成了金丝。

那一刻我决定，今年我要把春节整个假期都陪在这炉火边。毕竟有些温暖，是城市永远给不了的。

## 心向远方 无畏徘徊

高超

只要初心还在  
我就不会徘徊  
纵使风雨遮蔽了道路  
星光依旧在云层外等待

只要勇气还在  
我就不会徘徊  
纵使浪潮淹没了足迹  
还有新的岸可以歇息

只要远方还在  
我就不会徘徊  
迷雾终会轻轻散开  
帆影必在黎明时到来



《登高望远思故乡》

唐鹏磊 作

## 香漫筑路秋

卜卫宾

项目部周边的空地上长着几丛野菊，瘦瘦小小的，藏在乱草堆里，平常谁也不会多看它们一眼。可到了深秋，突然就热闹起来。年轻的技术员喜欢蹲在那儿拍照，说要发给女朋友看。

我隔着窗户望见，心里好笑：这野花有什么可拍？真到了时候，它自己会来敲你的窗。

可不是么，那天正坐在办公室忙碌着，忽然嗅到一丝凉，一丝苦，苦得很野菊，凉得很野菊。正要细辨，那气息突然就漫开了，泼辣辣地撞进来，撞散了满屋的钢筋水泥味。它从图纸缝里钻，从安全帽檐下溜，硬是在这钢筋铁骨的世界里，辟出一条野路子来。

明知是它，偏要问工程部的小伙子：“是野菊开了吧？”

“开了开了，”小伙子推推眼镜，“早上就闻见了。”说着却头也不抬，继续忙他手头的工作。在这里，花不用找，香不用追，它自有办法钻进你的呼吸里。

躲是躲不掉的。清晨上工，露水是它的味道；正午晒得钢筋发烫，风一过，风也是它的味道。要是赶上下雨更了不得，每滴雨都泡透了那股子野香，把整个工地酿成一坛酒。

这时候你的手要轻些。它的香歇在安全帽的带子上，它的甜趴在晾着的工服上。动作大了，那香气会簌簌地掉下来。

我的办公室后方，不知谁撒的花种，也冒出一片野菊。忙完一天的工作，那香气追着疲惫的脚步，黏稠稠地贴上来。你洗手时，香气浮在脸上；你换鞋时，香气蹲在门槛上；就连夜里翻身，都能听见香气在板房缝隙间窸窸窣窣地走。索性把窗子全打开，让它们随意进出。

忽然想起白居易的诗句：“薄暮宅门前，槐花深一寸。”我们这里没有槐花，但野菊的香也积得厚实的，踩上去软绵绵。只是工地上容不得这般诗意，明天还要打混凝土呢。倒是老家种地的父亲，他总在田埂上留

些野菊，说让地喘口气。那时不懂，现在在这钢铁丛林里闻见同样的气息，忽然明白了，再坚硬的地方，也要给柔软留条活路。

前日发现一个小秘密：试验室的小姑娘偷偷采了几朵，压在规范手册里。见我盯着看，她慌忙合上书：“书记，我就是……”

我摆摆手：“来厚些，能香到竣工。”

待多年后，我们这些筑路人早已各奔东西，在某个陌生的城市街头，或是一处相似的工地转角，忽然间，一缕熟悉的野菊香随风飘来。那带着微苦的清凉气息，瞬间穿透岁月，将我们拉回到这个洒满汗水的项目部。年轻技术员蹲在草边拍照的身影，办公室里钢筋与野菊交织的味道，雨天里被泡透的每一寸空气，还有试验室里那本夹着花瓣的规范手册……

岁月早已将这段时光悄悄酿成酒，而野菊的芬芳，就是它藏在我们记忆深处最珍贵的礼物，随时光流逝愈发醇厚。